

四書匯叅

中庸

四

漢書門			
二	八	八	二
四	一	〇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〇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82	
冊數	42 (7)		
函號	277	131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之四

淺草文庫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將

子曰文武之政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

方版也策簡也

黃氏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太事書於木版小事書於竹簡○葉氏曰策以衆

聯方一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輯畧呂氏曰所謂文

武之政者以此道施之於為政而已有文武之心然後能行文武之政無文武之心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侯氏曰文武之政或舉或息繫乎人之存亡若待文武興而舉之則曠千古而無善政也能申文武之道行文武之政是亦文

武而已。○或問小註舉文武之政重本備意不重法祖意。
愚按重法祖對照哀公重本備直注憲章文武。○紹聞編
 政莫善於文武事則備於方策語其本只在於有其人。不
 然則雖有政不行焉。其人則政其政矣。○魯論記諸君
 大夫問政只是隨事告之。未有如此章之全者。其以繼於
 大舜文武周公之後。不為無意。總注所謂以明其所傳之
 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者也。○按章句人字雖兼君臣說
 而本文但言文武所重自在於君。故下文為政在人。取人
 以身特與
 清出主從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
 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
 其易如此。
按上節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兩則字內已暗藏
 一敏字。此特為點醒見政舉之易。上足則字下

起為政在人。○或問小註王政不是遽求速效。特君臣早
 作夜思奮然圖治。便一時綱舉目張。豈不是敏政。○集解
 人道道字虛猶云人之為道也。敏夫政如地之為道也。敏
 所樹下二句又承敏樹而更舉其尤速者。以狀之。見得文
 武之政至精至備。更非他政可比。第在得人。以舉之。上下
 截相承。總是一意。故章句總結之。以其易如此。並非上截
 重人下
 截重政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
按上文人道包舉君臣。此承
 上而言。劃清主從。跌重君身

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
為下面修身
 重重起案

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

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
語類問仁亦是道
 如何却說修道以

仁曰道是統說。仁是切要底。又曰道者義理公共之名。仁則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又問如此則這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下文如此說則此是偏言。○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文集。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一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元者天地生物之意。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物之端倪也。仁便是這意思。

入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居業錄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久成弊政。雖非良法。得賢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兼善。治道成矣。○輯語全章重在脩身。下面達道達德。九經明誠之理。皆從第三節發源。取人句不過因上文生來。做過渡引子耳。身不專為取人而修也。又謂以身二字當活看。兼修不修說。愚按此却不然。取人字既謂賢臣章句。又於取人特下一則字。正見得須有文武之君。方能取望。散之臣。非是君。即不能取。是臣。此中潛字。默召。如磁引針。

不但取舍之明而已。故以身二字正與半煞起。下修字若謂身兼修不修。豈人亦可兼賢不賢耶。○困學錄。道即五達道。置此身於君臣父子之間。無不各得其理。各盡其分。而無所歉。則道無不盡。即身無不修。故曰修身以道。○五倫間若無有一段真實惻怛之意。流行貫注。不容自己。雖循規蹈矩。做得來彬彬可觀。要只是泥塑木雕。世界故修。道須以仁。○以道以仁。總是修身內事。並無先後次第。才說修身。便當以道。才說修身。便當以仁。逐層抽出。立言語勢。如此耳。故章句下言以括之曰仁其身。○語類。修道便是言上文修身之道。自為政在人。轉說將來。修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豐言克去己私。復此天理。然後得其修。曰固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為大。○紹聞編。修道以仁。當以後面經綸。天下之太經。肫肫其仁。來照太經。達道也。肫肫其仁。正所謂修道以仁也。○按章句有君有臣。政無不舉。且將前三節作一小結。下面便接仁字說去。發明修身道理。歷歷如數。指上螺紋。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禮所生也殺去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

味之可見。相廬講義仁如何訓人此亦最易明白仁者天

解云指人身而言蒙引云夫人身豈頑然不知痛癢者哉

痛癢相關即是惻怛慈愛仁者痛癢相關之理人者惻怛

慈愛之實也人身自頂至踵無尺寸之膚不愛則無尺寸

之膚不養此是為何一體故也聖人特以人訓仁使知一

體之義自親而民而物總一惻怛慈愛之意周流而無間

無彼此無遠近乍見孺子入井皆為怵惕惻隱此處曾有

絲毫物我之形否同是人即同是心血脉相貫呼吸相通

所謂仁者蓋如是也然何以不曰仁者身也身較呆人較

活蒙引亦云猶言活物語類以生字訓仁生自是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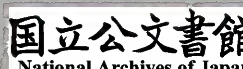
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紹聞

編程子嘗言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不可以公為仁也
以公為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工夫却
在入字上玩味此言人字意可想。朱子嘗言天地以生
物為心人中間包得許多生氣自是惻隱又言天地生人
所以自是溫暖和煦方生此物這箇便是那愛那愛便是仁
之理瞭然矣。困學錄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天地形氣
之正故渾然全具一天地之心而惻怛慈愛之意滿腔具
足故曰仁者人也。存疑上言修身以道則仁貫乎五達
道矣然親親為大又是其切要處能仁其親則五達道一
以貫之故修道以仁必自親親做起。親親為大非是以
親親與仁民愛物對乃是自親親與五達道對。按親親
為大在本句自是指一本之親以其為身所自出良心之
發於此最真人道莫此為大即為次節思修身不可以不
事親立案也下面親親之殺則自一本遞推之九族就親
親內較量不復與五達道比對矣至尊賢為大則自合渾
言留下等字地步不宜渚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語類宜
必定與親親一例。



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困學錄在物之則。即在心之理。事至物來。本各有所宜。而以吾心之理。因物之分。而分別其所宜。則事理得。而吾心之理。亦無不得。是之謂義。○按義以事之宜言。則事理各有所宜。是也。而云分別事理。便自隱然有心之制在。如仁訓惻怛慈愛。而先之以具此生理。即隱然有心之德在。體用自不相離也。其曰尊賢為大。以事言。則賢自宜尊。以心言。則我自宜尊。賢於此而不得其宜。則賢否混淆。是非倒置。一切事物。更安有得其宜者。大字只合就宜字上較量。如蒙引存疑。必欲牽合親親。謂尊賢賴以講明親親之道。不獨頂占下節。且先將義字本分抹。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語類問修道以仁。繼之以仁。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北溪陳氏曰。親親則有隆殺。三年與期功。總麻是也。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

是也。木存隆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使無過不及之患。○按禮所生句。或云禮生等殺。或云等殺生禮。或又云等殺即禮。看來謂禮生等殺者。外讀下節章句。當自知。雙峯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之說。之為倒置也。謂等殺即禮者。混本文所生二字。直有無一般。是不解朱子其中自有箇差等。便是禮之尚多含蓄也。謂等殺生禮者。差得之。然又須知等殺是天理。禮是天說節文。尚屬天理之自然。未說到人事上去。須就等殺中見得有自然之節文。而人所不容自己者。則天字太指已。攝而所生二字。亦不致落空。若竟說節文之則。又不免畫蛇添足。○困學錄仁者人也。節接上修道以仁。一氣直鋪出來。從仁說義。從仁義說禮。意實歸注禮上。以為下文知天起本。然其語氣。却只因支帶葉散。散說去。並不須牽搭說蒙引存疑。不會此旨。遂添多少支離。○輯語仁者節。但虛虛分疏。仁義禮之理。如此下節。乃講仁義禮之相。因而合義禮。智以成仁。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

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

集解上文自為政在人二節立案只渾渾平鋪而次第已

其到此乃暗承為政用特筆提起修身擊清要領次第已
之一齊收拾上完仁字下起智字直為後文明善誠身張
木○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為大親親是仁之
切處不能事親則於良心之真切者先差此身更何以盡
仁而盡道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非以欲盡親親之仁
事親即脩身而脩身自不可以不事親耳

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

輯畧伊川曰不知人則所親

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語類

○人只如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

○輯語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須從仁義交關道

理上看則明通開濶若坐煞親人二字於事機上說說來

便多隔闕○愚按為人子者習與正人居不獨講明義理

兼以涵養性情其和平淑慎自有流露於悅親養志而不

自知者習與不正人居則屏氣薰蒸定見端於骨肉此知

入之所以有益於事親而非必事親之專藉知人也總之

仁義交關須在本原上透徹方是修身一脈庫注知天不
致另生枝節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

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

天便只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

中庸章句卷之五 第廿二章 才

事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知天是知天道。三山陳氏曰：事親知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故又當知天。所謂秩即等殺也。愚按：天以理言，是仁義禮總會。本文單黏屬知人，以上面一路側透語勢，不得不爾。實則以之事親而事親之理在，以之知人而人之理在。故章句等殺兼承便隱然見得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君子所以修身修道者不可不探原於此矣。輯語仁者兩節總完得修身修道。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下節從修身中推出工夫當如此。惟道理節節生來，故工夫須層層完備。方完得箇仁字。故曰：此節倒看統言只一仁分而為二則為仁義再分而為四則有仁義禮智。其中有對待有相生有附麗而合之原。只一箇仁明此則注中兩又當意躍然矣。何以謂之倒看也？修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了。但修身以仁而仁以親親為大，則事親所最切也。有仁必須有義，不是知人便了。却事親到知天是親與人盡頭固

不止為知人而知天然亦只了得箇知字。脩字工夫正有在故注中兩又當字最宜玩。只為一箇修身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又須得如此。故曰倒看也。按章句於本文上兩不可不則仍之於下兩不可不則以兩又當代之此於諦意自微有區分。但知天與知人又難作一例看。此須善會。相廬講義此節就上文一推原其所以然自有此層次。其實修身也。事親也。知人也。總少知天不得而知天也。知人也。事親也。皆所以修身也。工夫並頭做去非做了十件才再做一件。只看四不可不原是下套說。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

中庸章句卷之五 第廿二章 敦復堂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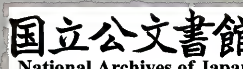
集解上文言修身以道道字却未曾指實故與言天下之達道五言修道以仁則仁固所以行此道者然必先明乎理而又能體此而自強不息統言之只是一仁而析言之則仁有與為始有與為終故曰所以行之者三○雙峯饒氏曰天下之達道五便是修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按勇即貫於仁智之中亦非分外添出○困學錄問首章以中節之和為達道此又以君臣父子五者為達道道豈有二乎曰中節之和是以性之所具者言也君臣父子五者是以身之所接者言也愚按身之所接與性之所具亦本無二理即此中節之和施於君臣父子五者之間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為天下之達道其目雖殊其原一也○蒙引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只曰君臣父子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為父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為見人外無道所以修身必以道○朋友獨加之交二字蓋朋友以相交而成交則為朋

友無交則不在朋友之列矣按交乃所謂德業相成性命相與者故與君臣父子同列五倫之中非泛然識面而已○輯語五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必不能離即匪類異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知

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

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輯畧伊川曰太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

在乎勇人之於道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語類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不是勇便行不到頭○按三此字即指達道而言但本位尚是虛列三項各自點明達德至所以行之實面自有未句在○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而此處德字却是指人本來之德性而言故為天下古今之所同得其在太知太仁太勇之為得此理固不待言即凡一隙之明一念之無私一息之發憤亦是人性中本自有此理在故曰天下之達德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



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

矣輯畧明道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張子曰天下之達道

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居氏曰雖有共行之道必知之體

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體之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集編道雖入所共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

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

害以致蔑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則智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

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存疑智是實智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實

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自此強矣程子曰所謂三者才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朱子曰知仁勇是做底事

誠是行時真實底心○愚按節首明說所以行之者三末

却先點清三者而云所以行之者一所行自仍指五達道而言試看天下人誰是不行達道者才行便似脫不開智

仁勇然究竟不成箇君臣不成箇父子不成箇夫婦昆弟朋友只為不曾誠則原不曾智仁勇可見離五無從見三

離三無從見一然不有一則且無所為三又何所為五一是實心三是實理五是實事一實則俱實所以索性說行之者一非於三者之外別有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

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知之謂知其理行之謂行其事

與上節章句三此字一般不得空說義理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

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知之透徹行



勇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如舜之學知利行者

仁也。如顏子之困知勉行者勇也。困知勉行須勇方做得

也。四書通以其分而言是說知行之屬有先後以其等

而言是說氣質之屬有高下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見其氣

質之不一惟見其天命之本一矣知行之不可不勇如此

獨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

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智中學知利行便是

仁在智外既是生知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智中若是學

知便是知得淺些了須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所以謂仁在

智外。史氏伯璿曰詳分字等字是從理氣上分別出來

分是性分之分是性中所具之理有此三者之分所以見

之於用而各有所屬知屬智行屬仁強於知行屬勇以分

言如禮記分無求多之分主理言也等是等級之等是所

稟之氣不齊故資質有高下之等所以以上等則以知為重

而主智次等則以行為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強於知行為

重而主勇以等言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主氣言也按

兩說以分為主等即分中之等也以分言似太義已了必

復以其等言者直隱注章末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以困知

勉行為勇之事是朱子用意微密處。說統困知非因困

後求知是用困底工夫而知照學利勉強俱在工夫上說

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

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或問小註此節一字

無不一也達德原於天命之性。

陳氏曰人性雖無不善

而氣稟有不同惟其有清濁厚薄之分所以有知行三等

之別上等之人氣稟清明所以義理昭著不待教而後知

故曰生知賦質純粹所以安於義理不待學習而能故曰

安行此聖人地位也其次者清多濁少於事物當然之理

必待學而後知故曰學知賦質純多駁少真知義理而篤

好之如嗜欲然故曰利行此太賢地位也又有

一等人稟

氣濁多清少須是困心衡慮然後發憤以求知故曰困知

賦質駁多純少未能利行且須勉強力而為之故曰勉
行此又其次等入地位也凡此皆其氣質之不同者然本
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及已知處則一
般或安行或利行或勉行及其行之成功則一般至此為
能復其本然之初矣○困學錄若使知仁勇非人性所同
得則雖極其困勉之功何由能至其所以卒至於知之
成功一者正以此理之在人本未嘗有所欠缺也○愚按
三或字看似平鋪又看以一氣貫下實乃逐層頓折出之
不但學利困勉與生安異即困勉亦與學利異節為及
其二字蓄勢反敵也到得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一真
令人踴躍惟怯夢者頓醒仆者頓起蒙引存疑
謂只是從上面評斷之辭生氣索然欲盡矣 呂氏曰所

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
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
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蒙引不分三等則下等之人望上等
者如彼懸絕將以德非已有而自疑

不說知之一成功一則下等之人將以上等之人為終不
可及而自阻矣聖人之言化工也○輯語聖人望人主意
在困知勉行觀結處愚明柔強可見蓋平人資稟不過至
愚柔而極然加功困勉則知之成功可一至此直無可推
諉處今天下多聰明好氣質人只坐無志氣便都為流
俗所壞不愚而終於愚不柔而卒於柔可哀可惜也

或問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
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
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
拂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
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
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



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矯強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輯畧伊川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郊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呂氏曰。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有目以別乎衆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

箔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凡學者所以解蔽去惑。故生知困知。學知及其知之。一也。安得不貴於學乎。語類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底工夫。况是困知。勉行底資質。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

並去聲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語類上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

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此是下學工夫。故章句云三近者勇之次也。相近處有地步。有工夫。又有層級。按上節章句以知之。一成功。一為勇。是工夫業已做徹。此節



三近尚是入手時事故以為勇之次不獨困勉即學利亦
 離不得此三項但就困勉說則語意尤為顯切耳蒙引存
 疑乃謂又是困勉下一等人殊少位置○困學錄既說過
 知之一成功一矣又說三近似寬放一步以引進下學須
 知聖人喫緊為入其寬放一步正鞭緊一步使及其及
 乎達德而後已○惟達故能近惟近故可終歸於一呂氏
 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
 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
 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語類知則致知工夫多仁則力
 行工夫多好學近乎知力行近
 乎仁意自可見○三山陳氏曰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
 世之怠惰不為者皆所以自便其所欲故曰私○語類知
 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
 未免為鄉人也則是則可憂也既恥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
 ○四書通達德自是人所同得之理而此復以其近者言
 之誘人之進也蓋雖昏惰之極亦未有不可進者但患無

恥耳周子曰必有恥則可教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
 若人則勇矣嗚呼今之學者一何悠悠如此豈非無恥之
 甚哉○柏廬講義學非博聞強記之謂博聞強記非智也
 除了格物聖道更無第二樣致知工夫讀這句書窮這句
 理遇這件物窮這件理才明彼即曉此豈不是近智但作
 較無常終不濟事須是全副精神放在這裏覺得世間趣
 味別無似此更不一刻間斷更不一毫滲漏近者心光自
 然所在透發今人動諉於質之不明而不自咎其學之不
 好不知天下事憑他鈍漢才好未有不轉移者力字知字
 俱極着力仁只是欲去理存而其間消長之機全憑力量
 如何種種所事總須下一力拚上前去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此處非有一夫當關萬
 夫莫開之力不辦周子曰大不幸無恥從來恥心重底人
 最可取今人所以沒造就者病只坐甘為人下看得別人
 百般好處都是應該底我百般不好處也都是應該底終
 其身懵懵懂懂痿痺頑鈍更成得甚人若是恥心重者視
 人便勝我毫釐不意市朝之撻但世間亦有自恥智不若
 人仁不若人然而浮游髣髴旋起旋滅算不得恥故又着

簡知字要。使靈明當洞自然。打疊不過。安得悠悠。忽忽。過了日子。要之。惟智者為能好學。如大舜之智。好問好察。是也。惟仁者為能力行。如孔子之聖。仁不厭。不倦。是也。惟勇者為能知恥。如湯天錫之勇。檢身若不及。是也。而不足於智。仁。勇。者。又却從好學。力行。知恥。做上來。蓋同是這條路。上。事。一。則。由。源。以。達。委。一。則。由。委。以。溯。源。惟。其。原。有。是。智。仁。勇。之。德。故。能。為。此。好。學。力。行。知。恥。之。事。惟。其。原。有。是。智。仁。勇。之。德。故。能。從。此。好。學。力。行。知。恥。以。同。歸。於。智。仁。勇。所以謂天下之達德。按此好學力行知恥。以同歸於智仁勇。學所行所恥。更須貼切。達道方與章脉骨理相入。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紹聞編知斯三

者則知氣質可變不肯以凡近自安。下心向裏。義理自不從外得。故日則知所以修身。既理會得己身。則人已一理。所以施之舉措刑賞之間。而處之當者。在此至天下國家。則盡乎人。而亦不出知仁勇之理。由近可以推遠。所以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者。亦只在此。○柏廬講義。治人治天下。國家與修身。本無二理。修身只是修道。學者何學。此五達道也。行者何行。此五達道也。恥者何恥。此五達道也。有所不足也。則夫好學力行。知恥。特就知仁勇全體而言。近實則便是智仁勇。即此而道自無不修。所以修身。只斯三者以行。五達道也。所以治天下國家。只斯三者以治人。只斯三者以行。五達道也。兩箇所以首句知字。煞甚着力。須是五分辨箇實心。便從脚下。剗住。刻下奮起。去做。剔骨剔髓工夫。方是知斯三者。若空空講究。縱極透徹。何益絲毫。○按下九經亦不外五達道本節。一知則無不知。亦只是修身真知實踐。以知仁勇舉而措之。故為結上起下講章。以上屬人存下為政舉。固為回顧章首畫開界限。然大勢却只是下說去。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百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士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孔疏此夫子為哀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種。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輯語九經經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與五達道三達德同例皆孔子之言先自舉成數而後詳條目復詳效事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如以日字為成語則前達道節亦豈可以君臣父子為成語耶。語類論天下之事固不止此九件此舉其常行而不可易者亦太槩如此說然其大者亦不出此。問呂氏以有此九者皆德懷之事而刑不與焉豈以刑期無刑不可常行而不及之歟日也不消如此說若說不及刑則禮樂亦不及此只是言其大者而禮樂刑政固已行乎其間矣。存疑前面許多說話皆是為修身而設也後面許多說話皆是自修身而推也故上文說達道達德而結以修身此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蒙引下文既

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謂正體謂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臣者也

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四書通羣

臣相去疎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則可耳體字子字皆心誠求之者也按章句設柔遠人字尤有味察其心須是設身處地方察得真切

謂無忘賓旅者也陳氏曰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來須寬恤之此列九

經之日也困學錄玩九經可想大聖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氣象又日九經中句句有一篇西銘在

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

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

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
 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
 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蒙引呂氏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不是
尊賢了方去修身修身元在先必尊賢以資講明然後修身之道方日進耳
輯畧問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伊川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先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也
集解親親以下由家而朝廷而國而天下次序自是秩然大臣分尊不可廢故言敬百工不盡出我國故招之使來
柏廬講義先儒於九經目中又推箇序來蓋恐行之者襍施不順究亦無由得達故須從頭一做去然亦只就統體說非謂完了身之事然後及於家完了家之事然後及朝廷也
輯語木匠作室就壁畫圖而梁棟椽楹楣榑居楔無不備具顧其間先後次第更一毫紊序不得由是做而為之雖建阿房柏梁可以不失尺寸九經是夫子絕好一幅畫壁圖自有宇宙以來合下便須如此

或問九經不同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
 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
 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
 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
 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集解九件中修身尊賢親親三件是已說過底下六件即此三件而推之故九件其實總有三件三件合來共歸一件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
 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

相廬講義時君狃於逸欲不能自奮哀公又性稟愚柔須先與他說箇效驗度

覺其事之可為不然未有不畏難苟止者所以前面先說知之由一成功一然後說三近與此同一步機括○精言此下三節由效說到事由事說到誠正一步步步留按向裏謂歎動哀公尚屬纖小之見愚按此論極允然前一條意亦不可抹殺○九則字須是上半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截頓得有力則字方有精采

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

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按修身則道立所立即其所修道成於已

是立之質在君身可為民表是立之象在民眼朱柏廬云立也者非立其獨知獨能之道而以我為天下先所以為皇建其有極其共知共能之道而以我為天下先所以為皇建其有極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

存疑尊賢主於講明此是講學事未嘗敢

事如今經遊日講一般故言不疑於理敬大臣則委之以政如今九卿分治一般故言不迷於事○蒙引自先事講明而言謂之理自臨時區處而言則謂之事○愚按尊賢安得有所以講明即其尊師重友氣志清明自然義理昭著處事焉得不眩故小臣不得以間之最說得好○輯語敬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信任專志清明而邪不入故臨事不迷眩○按前親親為大自合單主一本之親親親之殺則自一本通推之九族矣至九經內親親則又單主九族之親此不怨之效所以屬之諸父昆弟也○相廬講義禮字即體字所以體之者禮而已矣在羣臣不敢期其過在入主必無為其不及忠信禮之心也重祿禮之文也○條辨俊秀以上固皆曰士然此處則指已服官者言自大夫而下上土中士下士分布度位皆羣臣也其官職則實士也○陳氏日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也○百姓勸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也○翼註報禮重只是盡職上見百來百工則通功易事姓勸如有力者趨事有財者樂輸

青章句本義匯卷之四 二十一章 敦復堂

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語類既有箇國家則百工所為皆少不得都要用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

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紵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血之類○雙峯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即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推此可見農末相資則上下俱足○翼註章句農末相資重在農資於未用兼國用民用亦不必專主農章句特舉以見例也

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

相廬講義遠人雖來自四方而曰四方歸之者不獨

賓旅願出其塗仁聲所暨即四方之不為賓旅者喁喁然亦皆嚮風慕義有來歸之意按遠人兼賓旅章句旅字蓋泛言行旅不獨指商旅而言

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蒙引懷諸侯本是德乃曰天下畏之何也蓋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

者廣下句自上句而生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是威生於德也畏非畏威懼討是畏不義以負上所

謂德威惟畏也若小邦懷其德大邦畏其力是德力對說與此不同○輯語天子諸侯原從天下生來其事本乎天理而權勢亦即在其中以上臨下出於仁以下奉上下於義上仁則下義故懷畏相應如此其實懷中具振肅之用畏中得忠愛之情理勢未嘗相離也天下二字所該者廣仍指諸侯不得單指人民不得凡四夷遠荒來享來王者皆是即畏亦不是以勢鎮壓諸侯懷德畏威臣民守禮奉法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天下孰敢不歛心哉志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



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敘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

錦二反稱去上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

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接九所以皆着九字是道理上合當如此

齊齊其思慮明明潔其心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修身。相廬講義齊明無二體只一戒謹恐懼自然整齊自然明潔正乎中必能飭於外而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故又要盛服古人雖獨居燕處太暑降冬輒整衣冠危坐終日良以此也非禮不動即是齊明發見處但才隨物轉動便差錯此時齊明心體亦復安在故動之一字路頭煞濶防範煞嚴。人主無好讒言之理讒言能移易主聽墮其術而不悟色貨則好者多也真尚德者必無嗜欲多嗜欲者必難

進德故須截斷各項路逕方能一心向德上去邪正不容兩立賢者但看人主邪正念頭不分明自然不樂為用難道必待其鉗我於市。讒色貨三者皆所以退君子者也而讒為首彼其攻擊君子本不遺餘力而女寵言利之徒皆其所藉以壘惑君志交起而擊排之賢者豈復能一日安於其國故去讒去字甚力有與賢者不並存之勢較遠賤不同。諸父昆弟誼聯一本本有天性至樂又况天子諸侯崇高富厚其樂宜莫踰焉然偏猜忌易起既害嘗烈只由重富貴而輕恩義地嫌勢逼不勝篡奪慮也先王不惟尊位重祿又同好惡尊位是親之欲其貴重祿是愛之欲其富然此則大權在君爵賞非難又義分不得不爾須是方寸之內真有痛癢關切無分彼此者才見親愛之篤蓋至同好同惡藹若家人依依至性則猜嫌何自而起既害何自而生所以勸親之親於我者至矣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

優之者如此。

輯語大臣之功在不眩自有職業在庶司之上必其體優崇乃得盡其道官盛任使專主

尊敬義官乃大臣使令之官非內外庶司也。按東陽許氏謂前言敬大臣則不敢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不知惟其優崇是以專任若徒忠專任而禮有不優并使身親勞辱之事豈所以勸大臣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紹聞編何謂忠信臣以君為心君以臣為體下下之情通於上臣之願忠於上者得以自効不然雖重祿亦虛糜之而不足以展布矣重祿蓋中間一事士固非待此後勸然而君之所以恤其私者則當無所不至耳豈使之勞於王事而復有仰事俯育之憂哉。說統分卑則勢隔而情不通官小則祿薄無以養廉忠信則既無疑畏之慮重祿又無內顧之苦自然盡心盡力。時使謂不以非時使所以不盡人之財正足恤之如子處既讀曰餼餼稟外斂所以不盡人之財正足恤之如子處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

也。周禮天官官正稽其功緒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孔疏稍食祿稟也謂稍稍給之出物有漸之謂也。語類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稟即稟給折送錢之類是也。紹聞編周禮稟人主弓弩箭矢考其弓弩即所謂省試也上下其食即所謂稱事也春獻素秋獻成書其工之工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饗食情者勉而能者勸。按省者省其勤惰試者試其工拙言稟人則百工可推矣箭幹者日稟陳氏曰食必與事相稱有功不可負無功不可濫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語類遠人來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繡唐謂之給過所是也。東陽許氏曰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四方送逆及疆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此皆授節送往之事也夏官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里委積以待賓客野鄙



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旬
聚待羈旅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皆委積迎來之
事也以故先王之世人行千里如在其家○相廬講義送
迎就徃來者言嘉矜專就游士之托處者言不能者無長
可效便棄而不錄是豈王者物各得所之政故矜之須別
善與他安放○輯畧呂氏曰遠人惟可以柔道
馭之送徃迎來嘉善而矜不能皆以柔道也 朝謂諸侯

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

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輯畧呂氏曰繼

絕世無後者為之立後也舉廢國已滅者復之也治亂以
道正之也持危以力助之也朝聘以時所以繼好也厚往
薄來燕賜多而納貢寡也○纂箋比年每年也小聘曰問
大夫三介大聘卿五介朝則君自行然此禮晉霸時所制
也春秋傳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
聘五歲朝則此乃霸者令諸侯事已耳記以為諸侯之事

天子則誤矣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
服各以其服數來朝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官六
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
於方岳大明黜陟禮書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
朝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邇者不數不疏者不至於懈
不數者不至於罷○相廬講義繼絕舉廢是錄其祖德之
貽於先治亂持危是憂其世緒之墜於後朝聘二句是卹
其財力之誑於當身真箇懷得周至以時雖兼不疏不數
不數意重○讀此節書最要見得世人色色等等無箇不
在先王念慮中轉輪旋轉真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
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
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
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

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

問親親而不曰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來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按此條並載或問因其發聖人言外之指。故列之。小註以便與本義參觀。餘倣此。

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眾盛。足任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

問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問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

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異。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曄所謂如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成其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

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盡其

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

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

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

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

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

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

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問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無忘賓

舊說以為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

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

况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長遺人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

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

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

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

也輯畧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

關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四

書通修身不實則欲得以間理尊賢不實則邪得以間正

字正豫此一而注云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原雙承

兩一也而言前一也是修身之一此一也是治人之一行
有兩層一只此。按聖人於此章每說到頭緒繁多處
輒下提綱語曰所以行之者一蓋天下事莫非實理實理
非實心不行憑他千頭萬緒總離這箇一不得一是在內
中做一骨子故曰不誠無物又曰道不虛行
兩箇一也正併歸一路為下明善誠身張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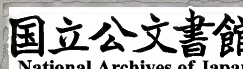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
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 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

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語類問

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泛舉四事或是包道德九經之屬曰
上文言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所以行之者一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
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

忽突出一語言凡事也愚按下面說言事行道似凡事作
推開說亦可然細思即言事行道亦離不却道德九經則
章句斷無可疑。和廬講義凡事豫則立豫字不要含糊
說過一誠是誠豫即誠之功便須把後面擇善固執許多
條自來看是甚樣豫法才見精神力量才見事所以立此
句是從此至未通段綱領。言事行道雖分四項前定則
一亦只是擇善固執而已有謂前定四句不干誠字只明
豫字者誤舍却誠更豫箇甚若謂前定為未言之先打點
如何言未行之先打點如何行是落計較之私不惟不勝
其煩亦與誠字恰相背馳。語類言前定句句着實不脫
空也今人才有下句言語不實便說不去按此條緊注誠
字推此於事行道可知矣。和廬講義道理素具於胸中
循着道理說出自然有體有要神閒氣定如何或跲有德
者必有言正以此也事之奇變不測似乎得來困我然變
於事不變於理道理熟者任天下之事舉而措之自然不
困行諸一身體謂之行為疾疚病也語云自家有病自家知
獨事後內省鮮不為疾疚病也語云自家有病自家知此
最是不好過處無如世人但苦受病不善治病必講之有



素持之有恒無纖毫過差則不疚矣道本不窮窮豈是道
 然不誠則無本無本則安能左右有泛應而不窮○按
 道前定句語類云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於理固然
 味本文語勢四則字只是平鋪疊下○或問小註先立乎
 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困學錄豫字之義從凡
 事言則凡事皆須先立乎誠能先立乎誠則實心素存實
 理素具而德可修道可行經可舉從誠而言則誠身又須
 先明乎善然後身可得而誠而道德九經舉而措之裕如
 兼此兩端豫字之義乃備講家或以為豫即誠或又以為
 豫非誠必豫乎誠都只見得一面○按凡事豫則立之立
 以凡事言也章句先立乎誠之立則又以誠言也勸得兩
 立字一而二二而一則豫字之義乃徹○如下文所推即
 指本節言事行道說故下節章句云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

或問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
 而不躓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

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

為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輯畧游氏曰豫者前定之謂也

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
 定之效如此故繼九經言之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
 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
 斯和矣按張子乃預透明善而言豫字中亦暗藏此意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

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

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

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困學錄只隨舉在下位
 者推言先立乎誠是說

箇豫字。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

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

知至善之所在也。語類反諸身是反求諸心不誠是不曾

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此不誠矣

○言事行道皆欲先立於其初則不殆不困不疚不窮斯

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乎上不信乎友不順乎親而推之

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為此章之要旨而

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矣。按誠身粘屬順親以上

文語勢一路側通使然實則總貫上數項故曰皆始於不

誠乎身總之誠身粘順親也。得粘是身與親

交關係切處不粘是一路道理歸宿處。紹開編蔡虛齋

逐節說箇豫字不是當知誠身非為順親之地而身誠者

親無不順順親非為信友之地而親順者友無不信信友

非為獲上之地而友信者上無不獲皆是誠立於此自然

感孚於彼豈不是前定故章句以為推言素定之意謂之

推言不是逐節做工夫意歸在明善誠身上蓋能明善誠

身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皆是下串事。困學錄所豫立

者誠所以豫此誠者則是明善此是豫

字真實下手處豫字本義歸注在此

或問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而不獲

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

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

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

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

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



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
 可以襲取強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
 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
 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
 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
 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
 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
 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
 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

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輯畧游氏曰欲誠其意先

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得
 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
 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柏
 盧講義在下位節層層含箇誠字不得專泥順親由於誠
 身或問諛悅取容等語便是為誠字設雖曰推言素定其
 實即是所以行之者一就理而言總只一誠就事而言各
 有一誠明善又為誠身所由非誠要亦不能明善章句
 人心天命之本然即下文天之道也十分粹美不着一毫
 渣滓所以謂善十分真實不着一毫虛假所以謂誠天所
 賦於人所得於天者不來如此認得此本體自然所存
 也善所發也善又何不誠朱子真知字煞喫緊真知便
 是明善之誠按明善即明此誠也故下節單承誠字說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按承上誠身將明善納入誠身單括
 來一以責誠之所由立則非身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
 不立天道人道都是身以內事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
 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
 人事之當然也輯畧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
 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
 之源乎又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
 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
 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已
 復禮天下歸仁焉或問申之曰周子之言至矣上章以天
 道言言下章以人道言愚按以天道言言在天之天也以人
 道言言在人之人也至果確無難則并人事當然意已括
 而無妄指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

無妄之謂人之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真實無妄之知行乃
 能實此理之無妄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真實之理
 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與天如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
 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得是善此人事
 當然即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
 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
 得甚善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不假修為者也誠之者
 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
 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已
 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蒙引天之道就人身上原
 其理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者言蓋理本無不
 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實此二句是相承非相對
 言則是命為天道非指性言矣愚按天道從源頭說下
 則天地人物固無所不包而中庸意主為人則是指在人
 之天非復在天之天矣故誠字合從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說向維天降衷若有恒性本然之理方得着落觀孟子誠

者天之道。註云。理之在我者。當益瞭然。困學錄。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句不論氣質。只是據理而言。天以此理命於我。而我自當有以誠之。是說入道合如此。下文從容中道。及擇善固執。方就氣質不齊中。分出兩種人來。總是誠之內事。從容中道之聖人。亦是自然誠之。聖人之德。渾然天之人耳。以其自然。故云。則亦天之道也。

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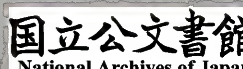
語類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為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修為。而自然與天為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為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

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如程先生說。常人之畏虎。不如曾被虎傷者畏之。出於誠實。蓋實見得也。至於日用間。若不見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為未至也。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言天道如至誠之類。皆有至字。其次致曲。却是人事。輯語思勉中。得原是誠之者。甲裏事。誠者直無可形容。借對面反托出來。自見耳。中得即是中道。誠之者之所同。不思不勉。即是從容。乃誠者之所獨。從容中道。道字。即達道之道。就宇宙倫理事物上言。與上兩道字別。困學錄。既云。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又云。從容中道。不是鋪張。聖人正是撇開生安。歸併學利。勉以見此種人。實天之所縱。不可倖而致我之。所可自致者。惟有擇善固執。盡吾人道而已。條辨章句。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是以擇善指用功。明善指善之已明。言若上節。不明乎善。則明字。即與此節擇字無甚分別。吳因之曰。善是本體。即誠者。天道也。善何待擇。正在人心來。襍中擇出。天降本體來。固執。即固執此所擇之善也。故以而字。申下之字。即實指善說。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

時奪於人欲矣。○仇滄柱曰：章句「不勉不思」條云：則亦天之道也。以上面天道該聖凡在內，而惟聖人能不失其本。然之天道，故加則亦兩字以別之。擇善固執條云：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以上面人道本指學者擇執句，乃證其實事。故用此則二字以實之。○中庸解兩誠者，上指本然之理，下指全此理以合天，即生知安行兩誠之者。上指當然之理，事下指盡此事以不勉而中安行也。○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智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木勇而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兩以下字該困在其中。

或問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

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神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此槩論誠之屬物者，下原誠不誠之所由分。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



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太情也夫
 天之所以為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
 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
 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
 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
 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
 實而不妄者也。此原天地萬物之所以誠。陳氏曰天道
 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
 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收了便冬藏元亨利貞始
 終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真實處凡天下之物洪纖高
 下飛潛動植青黃黑白萬古皆常然不易如以木葉觀之
 缺者常缺員者常員修者常修短者常短無一毫差錯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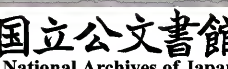
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天理自然而終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

非天理之實

此見有生之初原無不誠是經文天道本義該聖凡在內

但以氣質之偏

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
 隱之發而伎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
 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
 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
 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
此原常人所以不誠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
 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



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節也。此聖人之所以誠。人道亦天道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入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

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此論常人之所以求誠所謂誠者字。或問所謂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也。次誠者字。或問所謂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也。故章句云。則亦天之道也。要則亦二字。聖人純亦不已。與天為一。故後章說天道處皆以聖人名之。首誠之者字。是本上句天道說人有未誠而求以誠之者。是入之道。次誠之者字。是因上句聖人而說未至聖人者。須如此做工夫。故章句云。此則所謂人之道也。要此則所謂字。言人事之當然。正如此。故後章說人道處。皆是常人做到聖人底事。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



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此五件本自該學利困勉而言因留下五弗措地故

專以屬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語類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

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

雜而無統也愚按此理如披沙簡金固是沙多金少然亦

沙却何從得金總以擇善作已鼻則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正所以聚天下之見聞為擇之之地下三截工夫俱托始

於此。柏廬講義人不好問其病有二一則自是不疑一

則蓄疑自安而蓄疑又有二病一則恐人不耐煩一則恥

已不如人道理復安得透徹審之云者三翻四駁輾轉生

疑如刑官之審獄不窮極隱微俾無遁情不止愚按此如

兩造相質推鞫盡情虛衷好問人即此一字曲盡表裏。

語類思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思之粗淺不及固是不謹

思之過時亦是。按問是人已相對辨是身心相按若以辨屬

說箇謹思。入則與問犯重思是思其所以然辨乃辨其所不然但以

辨屬心又與思易混力爭於毫釐之間深明乎疑似之際

必至此而後擇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

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亦可以

不博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

畧而不審則其疑不能以盡決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

之不可以不審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

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

必思所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為一然使其思也

中庸章句本義

卷四 二十章

三

敦復堂

或問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

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按此與或問之說又別條辨云就一善上論其次序固逐節承頂若就衆善而言則工夫又不妨並進愚謂此亦難泥但就五之字平鋪看皆主善而言若相承看則五之字又層遞而下其先後大畧固如或問所

云然亦不得云此事已完方為彼事如偶有所學不遇問者亦不容廢思此中輕重緩急自各相其時各因其事要之缺一不可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語類問有弗學一段曰此是應上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弗措也未是勇事到後面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正是說勇處問人一己百人十己千曰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自己做百分柏廬講義朱子解易傳忠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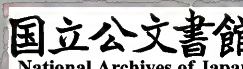


所以進德謂項羽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
無還心然後能破秦軍忠信便是這箇心愚謂弗能弗措
亦便是這箇心。雖說弗能弗措道能了便措不成此
最須識得。已百已千即是弗能弗措寧有餘毋不足狠
力做事人太繁如此原不曾限定分數在前亦不曾覺著
分數在後。按弗能弗措固是說心不肯措而功不肯措
即在其中已百已千乃正極言其弗措耳講章以上五段
屬志下四句屬功便劃成兩極。蒙引人字指學知利行
者言人一能之人十能之但日一事此正以其等而言下面
矣。愚按以困知勉行為勇之事此正以其等而言下面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乃是至於知之成功而一則以其分
而言也困學錄云此二節是中庸一篇聚精會神處蓋不
惟撇却生安并撇却學利只歸併困勉偏授百倍其功令
愚柔更無可推諉故本節百之千之尚是懸空式樣到得
下節果能此道方與填
實一果字何等精神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

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
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
柔必強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
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新安陳氏曰自人一
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新安陳氏曰自人一
能之以下乃子思喫緊為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
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真能於此五者下百倍
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
子豈欺我哉。相廬講義說了已百已千又說箇果能蓋
此段工夫最易最難苟安亦或徇外為人須真箇發憤誓
不肯休則氣稟不得拘物欲不得誘好我者無所用勸惡
我者無所用沮才有成就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以不智
不仁不勇之質而能智仁勇以優入乎聖域直須旋轉乾
坤過來是何等力量一念自欺一念少懈便不能了。按
此道即指百倍其功之道固不待言至雖愚雖柔此正坐
實愚柔所謂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一講章或以為雖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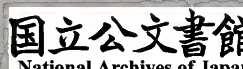


必明。况不愚者乎。則反將愚柔放鬆。殊非聖人當日喫緊。為人意。迺朱此章分四截看。文武之政二節一截。為言。言人存政舉之易也。為政在人。七節為一截。言修身事。意在。在人存也。至云治天下國家則已及乎政矣。凡為天下國家。四節為一截。言治人事。意在。政舉也。至云所以行之者。一則仍歸於身矣。凡事豫則立。以下為一截。總歸於誠。合修身治人之原本而言之也。亦只是人存政舉之意。反覆推言之也。愚按開章言人存政舉。所以答哀公之問。政此自是話頭。入下言人存。則引之愈深。言政舉。則恢之彌廣。大段亦自相承說。到得凡事豫則立。兩承所以行之者。并歸誠字。開出後文。天道人道兩脉。此則中庸微指不在。拘拘回顧人存政舉矣。困學錄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所謂誠身者。只是能仁其身而已。智以啟仁之端。故欲誠其身。必先明乎善勇。以要仁之極。故欲誠其身。只在百倍其功。一章太指。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盡此數語。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

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采子曰。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



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四書通上章所述太舜文武周公皆是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

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至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新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篇歷敘堯舜禹湯武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子思此章亦即此意蒙引孔子雖不得位而其答哀公問政之言則皆論得位者之事然則夫子之得邦家其所設施可知矣故孔子平日之言無限而子思於中庸所引以繼太舜文武周公之緒則在此章蓋其體用全備皆堯舜以來精一執中之正傳雖為哀公而發其實萬世君師之要道也困學錄熟玩此章所論究其極雖堯舜之治周孔之聖無以加之極其近則雖愚夫愚婦皆可勉而企聖人之言廣大配天地變通象四時如此

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蒙引包者意所包含也故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未嘗兼言小大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修身以至於懷

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勉大小亦皆兼言並舉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故曰兼曰包各有攸當自費隱章至此為中庸第二支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纂疏中庸

出誠字然專說鬼神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許多事末乃說誠身工夫便是人道自此以下分說天道人道極為詳

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日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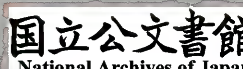
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

中庸章句本義卷四 卷四 二十章 敦復堂

或子思所補也。語類問中庸第二十章初看時覺得渙散收拾不得熟讀先生章句方始見血脉貫通處。曰前輩多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但見思修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斯三者段後便繼以天下國家有九經似乎相連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下章後又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論廣云豈獨此章今次讀章句乃知一篇首尾相貫只是說下箇中庸底道理曰固是他古人解做得這樣物事四散收拾得來及併合聚便有箇次序如此其次序又如此縝密。

或問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述朱以一誠字貫串通篇。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

之存亡而不可捨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詳論首章為通部誠字張本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簡括第一支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太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捨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



課本

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總斷第一支

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第三支誠綱領

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

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

極功也。統論第一支卒章尚綱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

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

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

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

而言也。收應首章首句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

人之實此理而無妄。二句又總括全旨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

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誠是中庸之樞紐天是誠字之根柢盡人道以

復天道則中庸之指歸後文所以詳言之

中庸章句本義滙叅卷四

三

課本



中庸章句本義滙叅卷四終

